

其人其事

《龍史》序

《龍史》序

周功鑫

袁德星先生（楚戈）是我在民國六十一年至八十八年服務國立故宮博物院時，所仰慕的前輩同事。當時故宮的兩大才子，一位是江前副院長兆申先生，另一位就是袁德星先生。江先生在書畫方面的才華與功力，以及袁先生在藝術上的廣博與通達，非我後輩所能及。如今江先生已作古，袁先生退休後與病魔對抗，在他頑強的生命力下，完成《龍史》鉅著，實令人欽佩不已。《龍史》的出版，是學界及故宮同仁值得歡慶的大事，也是袁先生對藝術史界的一大貢獻。

《龍史》共分十二章，概述之外：第一章的〈原始思維——中西史前工具論〉，便暮鼓晨鐘，發人深省。袁先生的《龍史》，開宗明義說龍，是中國人文環境中的人文動物，存在于人文歷史中，不存在于自然界的原野；是由蛇（它）圖騰成長發育

的動物。別的文化之人文動物，只是當時的文化遺跡，被保存至今，不是發育成長至今，比如「埃及獅身人面獸」，法老王當時就是那個樣子，（很寫

實的獅身，加很寫實的人頭）至今未變。「龍史」則不同，是自然動物，一代一代人文化加工，而變成現在的

樣子。最奇特的是：人文化加工，又不脫民生生產工具的形式，不同時代的民生工具，造成「龍史」發育的來龍

去脈。在人類文化史中，沒有類似的例子，是獨特的中華式的龍文化。不僅本人嚇一跳，相信外國學者也會驚奇不已。



西周晚期 頌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器腹為一首雙身龍，並無龍尾，與四面之龍體相連接，是有八個龍首的環帶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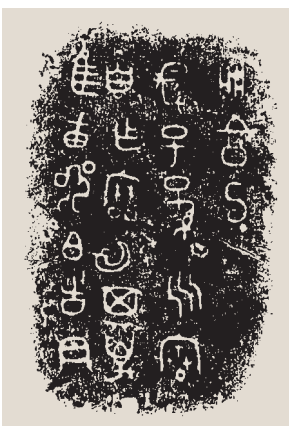
民國九十八年二月六日周功鑫院長蒞臨台北書展參加楚戈先生《龍史》新書發表會



由於長老觀察到圖騰動物，同類之間有糾纏如繩的現象，而發明了「艸有莖，可為繩索」、「細繩為繩；粗繩曰索」（見《說文》）繩子工具。在崇拜蛇神之時，很自然會利用像蛇長條形的繩子，編成新美術造型，象徵蛇神之神位。供全族原住民祭拜，以期建立原始信仰之社會秩序。全東亞獨特的神主文化，便是這樣起源的。後發明了筆繪圖畫，結繩以圖畫為神主，發明了文字，早期以干支名號如：祖甲、祖庚、父甲、父乙、父丙、母丁、兄乙……等為祖先神位。現在發展成「故顯考某某之神位」。

由於漁獵社會，以繩子生產工具為神位，合為「繩神（S）文化」，繩與神諧音。

原始社會大治，留在後世宗教記憶中的，是「上古結繩而治，後世聖人（易之以圖畫），再易之以書契」之神位。這是歷史之必然。絕不可依西漢鄭玄，改為「上古結繩紀事」。按古無私有制，一般人沒記事之必要。且上古褲子猶未發明，褲腰帶也



屬於虛烏有，在褲帶打結有辱繩S（神）神位尊嚴。這是原始狩獵時代，以生產工具、生產精神糧食之例證。然後才「易之以書契」。

繩神人文符號之精簡是S形，商周甲金文神字，基本上作S形，由於甲骨文契刻而習慣作S形。《說文》「S，古文神」，文字學家皆知，左圖是銅匜（匜）銘，最後一字S是族徽，應作申（S），申神也。最後一句是「子子孫孫永寶用享（色）」文意已完，故S是獨立的神位符號，跟銘文語詞無關。則知古神（S）字有點像扭動的蛇，又不太像蛇，有點像一截繩子，又不太像繩子，介乎似與不似間的中庸美學。

以上是筆者偶然細閱西周銘文以

補袁先生之不足。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漁獵時代的生產工具

在宗教記憶《周易·繫辭下》有「作結繩以為網罟，以畋以漁」；「細繩結網名網；粗繩結網名罟」（《說文》）細網捕魚、罟網捕獸，二者每捕皆以群計。較石器（石兵）漁獵所獲增加十倍。

人民生活富裕，是全球最早的原始經濟亞洲一條龍。衣食過剩（食肉衣皮），饋贈鄰近部落應有可能。來歸者想不在少數。

同一樣的繩子民生產工具：除了成為美術的起源、最早的「上古結繩而治」建立了原始社會之秩序外。又能生產民生所依賴的生產物質食糧以養生。

一器二用、「一語雙關」、「心物合一」（心指結繩而治、物指漁獵的器物工具），從語言文史考古，我友袁（楚戈）先生，是故宮同事研究工作一大成果，也是故宮對世界學術一大貢獻。

「龍史」反映了中國中道（中庸美學）文化。龍淵源于自然，又一點不像自然動物，說不像又有一點像，說有一點像，又在自然界從未見過，介乎像與不像間，形成了後代的中庸思想與中道文化。值得想瞭解中國文化之本質的人細讀。

比如說中國原始思維的生產工具論，與「龍史」之關係是密切的。

漁獵時代

是西方史學的「舊石器時代」。戰國《越絕書》胡風子與楚王討論「兵器史」時，說：上古之時「以石為兵」，就是指西方舊石器時代。但中國的漁獵時代，卻不是這麼一回事，因為華夏河洛人，原居住濱河草原一帶，生活上有大患焉？受到隱伏草叢、石隙樹叢的掠食動物長蟲毒蛇的威脅，巨蛇可以活吞人獸，小蛇被咬，瞬即死亡，比猛獸更為可怕：口語語言的記憶，「毒蛇猛獸並稱」而毒蛇居前。故《說文》釋「它」云：「上古艸（草）居患它，故相問无它乎？」



西周 宗周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篆帶及鼓上之吐舌龍，其吐舌下方有刀字紋。

漁獵工具之「形而上者謂之道」（易繫辭）

「它」即蛇的人文化名稱。和人稱他一致。鄉口語，唸它為「拖」音，即拖著身體行走，無息無聲，令人防不勝防，因恐懼而拜蛇為圖騰，氏族皆以蛇神為祖，全族都是它的後裔，以期獲它神之認同。

但熟人碰了面，習慣上仍然說「今天有沒有碰上它？」作為問候的話。





一、龍山文化彩陶鉢上的古木字



二、木 父丙 三、亞 木 祖己 四、木 父辛冊冊



五、木 父辛 六、母氏父丁

畜牧時代的生產工具木器的發明

李濟博士有段時期，在故宮看所有的青銅器，休息時，他常說「中國古代必有一個木器時代，但不知何時開始」。

此事一直放在袁先生心上，寫《龍史》發現，畜牧時代，正是李濟博士所云的「木器時代」。

在漁獵時代，以罟網獵獸，每次必群，其中不乏幼獸，母系社會的女性們，見其可愛，必當寵物飼養，原始時代，年長的孕婦，也有可能餵奶獸嬰，想必可愛極了。幼獸長大，而形成了繁殖獸群、開始以漁獵時代發明的繩子拴於洞穴附近，青草顯然不夠，放牧吃草的畜牧時代產生了。

開始也許折斷一些帶葉的樹枝驅趕牛、羊及各種參養的動物，後來利用石砍器、削木為巢，也削木為T形牧杖工具成為畜牧時代之標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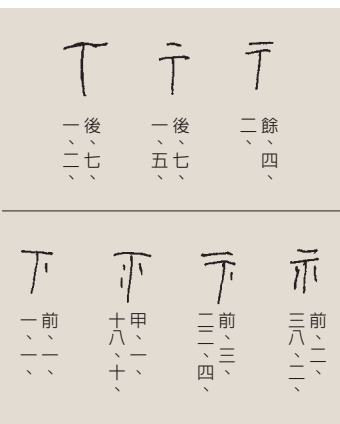
何以知道農業以前的畜牧時代的標誌是T形。袁先生蒐集了許多圖畫文字之古牧字是從羊從T的「牧」，董作賓大師說，金文圖畫文字是古

現。尤其令人欽佩的是他發現了史前彩鉢上的古木字，以及木國族徽，古「牧羊」金文作「木羊」。這是故宮同仁對學術界的大貢獻，資料早有了，但無人像袁先生這樣細心，一一連串成一脈絡。本人將其插圖集中重複，以見其端倪。最奇特的是左圖六母字下有父丁二字，原來母指姓（或國）。不久前，看報知台中有一位姓母的先生，原有百多戶都是此姓太怪，大人都改了姓，現仍有十幾戶母姓，此銘文是西周銅器，始知台中

體，比甲骨文要早。

鮮為人知的T形牧杖（也即木杖）之T，是商周禮示文字之「示」字，後人加了許多筆劃而扭曲了禮示（T）文化之秩序。

甲骨文「示」有下列諸形：



可見示字的本體是T，加不加點皆無所謂。《說文》示「天垂象，見吉凶。所以示人也，从二（古文上字）、三垂（丩）日月星也」。T左右有點，或有或無，可左可右，點是祭牲之血滴（左傳）。哪有什麼「天垂象」「日月星」。郭沫若說「生殖神之象也」《甲研一卷、釋祖妣》，也是亂猜。T哪裡象生殖器，除非倒過來（上）。袁先生由古金文牧字从T，且象二手拱T之形，以證T不是生殖

母先生是中國最古老的姓氏，母家可將母字放大框起來紀念。

下圖為「木羊」族徽銘文，以證牧源于木，母字也源于木音，「木羊」，即以木杖牧羊（木羊）。

畜牧時代「形而上者謂之牧治」《龍史》錄有《管子》《牧民篇》祀巳蛇的宗教信仰。《楚辭》稱共工，是「中央共牧」、周文王是「西牧」，九州諸侯是「九牧」（左宣三年）、一直到三國，各州行政長官皆名牧，有「長沙牧」、「荊州牧」、「冀州牧」

器，也沒有天垂象三垂。左圖是三個从T的古牧字，T是木杖（詳後）。在文字學袁先生不但從牧字找到唵牧的音標，牧字唵牧是指木器，尤屬卓見。



亞字下从牛从T的古牧字。

右手執T杖牧羔？或別的動物。

雙手拱拱T的古牧字（下為父爰）。

其牧聲來自木，而且母字也源于木字。

這一發現，石破天驚，也只有袁先這樣知識廣博，聯想力特強才會發



等等皆屬「牧治」。畜牧時代「形而下者謂之器」，是生產工具的T形木器、驅牛趕羊，又可防野狼偷襲。以上是形上形下「心物一體」。

作者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